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茶花女

CAMI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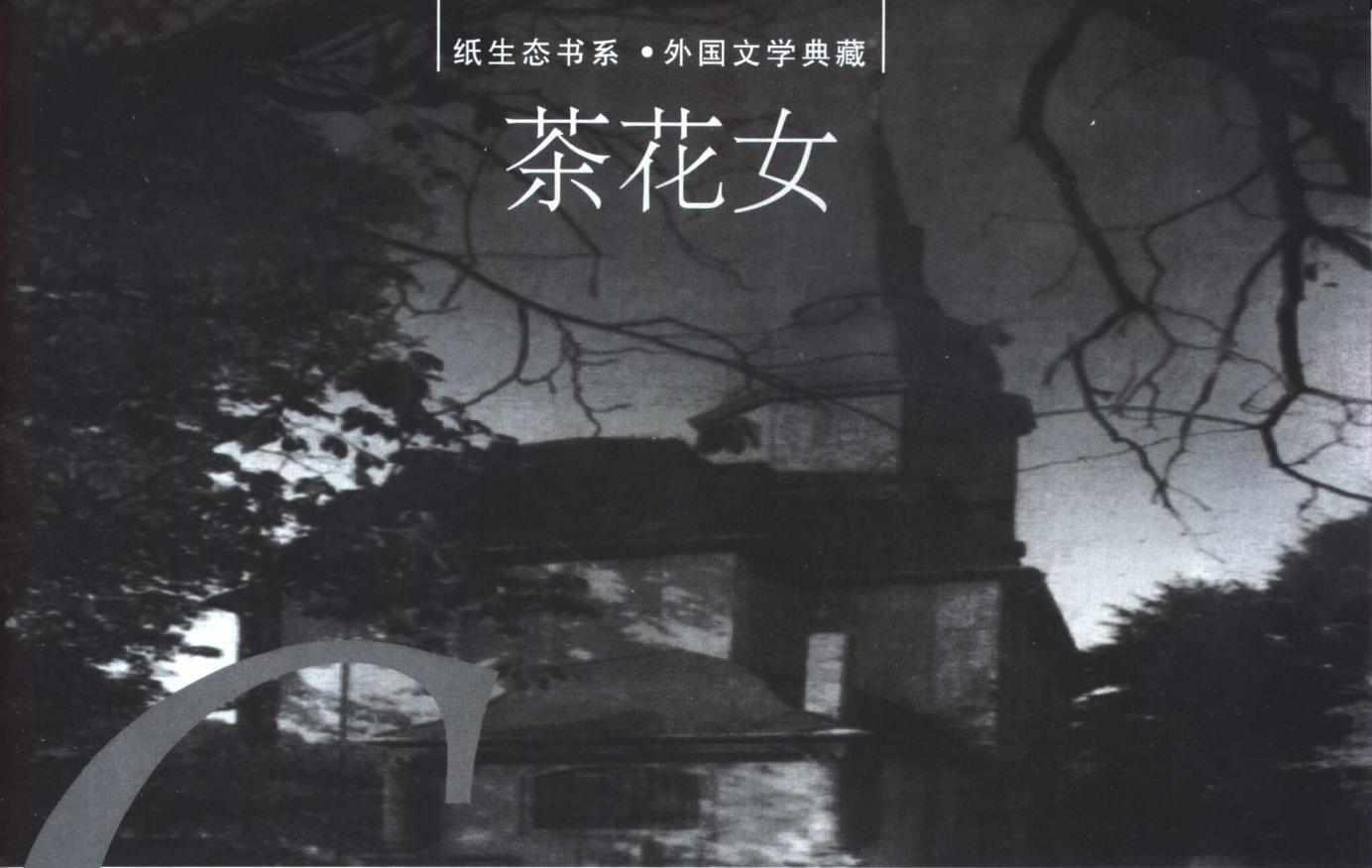


海峡文艺出版社

[法]小仲马 著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纸生态书系 · 外国文学典藏

# 茶花女



AMILLE

[法] 小仲马 著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A.)著;孙良方,夏家珍译。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40-725-1

I. 茶… II. ①小… ②孙… ③夏…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733 号

## 茶花女

---

作者:〔法〕小仲马著 孙良方 夏家珍 译

责任编辑:陈世华 林卓雅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780×980 毫米 1/16

字数:180 千字

印张:8.3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25-1/I·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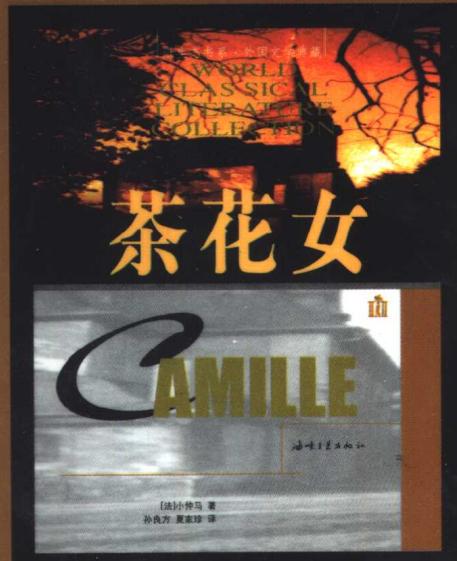
定价:1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整体策划：欧定敬 何 强  
统 筹：余明建  
责任编辑：陈世华 林卓雅  
美术编辑：刘小岳

**JH** COVER DESIGN TEL: 010-62631807  
by 装帧设计 / 蒋宏工作室  
JIANGHONG STUDIO



##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的丛书名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色：

- 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
- 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
- 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
- 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

愿“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我认为只有透彻地研究了人才能创造人物，这好比你要会讲某种语言，就必须下工夫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我自忖没有撰写小说的资历，所以能够将故事平铺直叙地写出来我就感到满足了。因此，我要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都还活在世上。

此外，我搜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巴黎找到证人，如果我的证明还不够的话，他们可以为我作证。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只有我才能写出这个故事，因为我是这个故事最后结局的惟一知情人。缺少了这些最后的细节，就不可能将这个故事写得既生动又完整。

下面就是我如何知道这个故事始末的情况——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斐特街看到一则黄颜色的大幅广告，宣告一次家具和大量珍品的拍卖会。拍卖是在主人死后进行的。广告上没有死者的名字，只是说拍卖在昂丹街九号举行，时间是十六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

广告上还通知说，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大家可以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一直是珍奇古玩的爱好者，我决定不错过这次机会，即使不买也要一饱眼福。

第二天，我来到昂丹街九号。

我到得很早，但房间里已有了不少参观的人，甚至有不少女人。她们尽管身着丝绒衣裙，披着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豪华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但面对房间里的豪华陈设，她们的眼光里不禁流露出惊讶甚至赞叹的神情。

我很快就懂得了她们为什么会感到惊讶与赞赏，因为当我也仔细地观察一番之后，不难发现这里是一个烟花女子的房间。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里恰恰有不少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想探视的正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种姑娘的车马，每天与她们擦肩而过；这种姑娘在大剧院或者意大利歌剧院同样有自己的包厢，而且就紧挨在她们边上；这些女人在巴黎肆无忌惮地卖弄她们的风姿，炫耀她们的珠宝和散布她们的风流绯闻。

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家的女主人已经死去，即使是最讲贞洁的女人都可以一直走进她的闺房，死亡已经净化了这里的空气。这里曾经是个富丽堂皇的藏污纳垢之地，但现在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们可以找个借口说她们是来参观拍卖品的，并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看看广告中提到的东西，在拍卖之前作出选择。没有比这更简单的理由了。这当然不会影响她们在这一大堆珍奇古玩中间去探寻这个烟花女子过去一生的秘密。她们显然已经听到许多有关她的古怪的传闻。



## 相关链接

### 左拉《娜娜》精彩片段：

1. 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他提了一个问题：“娜娜这个新明星，她应该演爱神喽，你认识她吗？”

“问吧！问得好！还会有人问我！”福什利嚷道，一边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从今天早上起，人们就缠住我，问娜娜的情况。我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问娜娜这样，问娜娜那样！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娘儿们吗？……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他平静下来。不过，大厅里空荡荡的，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昏暗暗，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窃窃私语声，门开关的声音，这一切都令他烦躁不安。

可惜一切秘密都已随着这位神女一起消逝。这些贵妇人看来是白费心机，她们能够找到的仅仅是死者身后的拍卖品，而看不到女主人生前卖身的任何痕迹。

除此之外，值得一买的东西倒有不少。家具陈设是上等精品，布尔<sup>①</sup>制作的玫瑰木的家具，塞夫勒<sup>②</sup>和中国的瓷器、萨克森<sup>③</sup>雕像、缎子、天鹅绒和各式花边，应有尽有。

我在房子里漫步，跟在这些比我早到的好奇的贵妇人身后。她们走进了一间房间，里面挂着波斯壁毯。当我也要跟着走进去的时候，她们却立刻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她们对这间新的藏娇之屋感到害羞，这却使我更想进去看个究竟。这里原来是个梳妆间，里面摆满各种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上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已经奢侈到了造极登峰的地步。

靠墙边摆放着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sup>④</sup>制造的各种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这是极其珍贵的收藏。这上千件珠宝是这位女人每天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没能一样不是金银制成。但这一大堆收藏品只能是逐步积累起来的，而且亦不是同一个情人所能办齐的。

我不是一看到妓女的梳妆间就会被吓退的人，不管这些首饰珠宝的来历如何，我逐一仔细察看，发现这些做工精美的珍宝带有不同的起首字母和不同的纹章。

我看着这满台子琳琅满目的首饰，其中的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是这位可怜的姑娘的一次卖身。我心里想，上帝对她还是仁慈的，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豪华的环境中，带着美丽的容貌死去，而不是死于衰老。而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等于是第一次死亡。

事实上，难道还有比放荡女人的老景更凄凉的结局吗？她们失去了任何尊严，也得不到丝毫同情。她们有的只是无穷尽的悔恨，倒不是悔恨自己误入歧途，而是怨恨自己不会算计别人，懊悔自己挥霍了钱财，这才是令人听来最伤心的事。我曾经认识一位风月场中的女人，过去的岁月只为她留下了一个女儿。据了解那位老太太的人说，这女儿长得与她年轻时一样美。但对这可怜的孩子，做母亲的从来就没有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她只是责令女儿供养她的晚年，就像她从小抚养她一样。这个可怜的女孩名叫路易丝。她不敢违抗母命，被动地、毫无热情和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人家想到要叫她学习某种职业一样地干着卖淫这种营生。

由于在放荡的生活环境中不断的耳濡目染，过早的放荡生活再加上经常生病的身体，已经扼杀了姑娘心中分辨是非的能力，即使上帝亦曾经赋予了她这方面的智慧，却没有任何人想到去发展这孩子身上的良知。

我后来一直回忆起这位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大街上走过。她的母亲总

<sup>①</sup> 布尔：法国乌木雕刻家，专长在木器上精工镶嵌。

<sup>②</sup> 塞夫勒：法国一城市，以盛产瓷器著称。

<sup>③</sup> 萨克森：位于德国北部，以采矿、冶金、纺织工业为主，同时也是瓷器工业中心。萨克森瓷器闻名欧洲。

<sup>④</sup> 奥科克和奥迪奥：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



是陪着她，就像一位真正的母亲陪着她真正的女儿一样。当时我还相當年轻，对我所处时代轻松的道德标准还挺能接受。但我记得一看到这个不顾廉耻的监护人，心中就感到十分厌恶。

而那位姑娘却长着一张童贞女的脸，脸上流露出无与伦比的天真无邪，既痛苦又忧郁的表情。

你可以说这是“承受”<sup>①</sup>这幅雕像中的人物。

有一天这姑娘的脸变得容光焕发。在她母亲一手策划的放荡生活中，似乎上帝发了慈悲，要给罪人一种幸福。这姑娘生来性格懦弱，那末上帝为什么要让她承受生活的重压，而不给她一点安慰呢？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她身上还存留的一点贞洁观念使她高兴得发抖。人的灵魂有它自己的避难所。她跑去将这令她如此高兴的消息告诉了她的母亲。这件事说起来也叫人羞耻。但我们不是在这里随意地宣扬伤风败俗的事，我们是在讲述一件真实的事情。本来我们可能会对此保持沉默，但我们觉得有必要经常将这些女人的苦难经历公之于众，因为这些女人遭人责难，却没有人去听她们的申诉；受人蔑视，却没有人去公正地评判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但那母亲却回答女儿说，她们两人过得已经够拮据了，哪来钱去养活三个人？又说这个孩子是废物，再说怀孕又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位产婆——这里我们姑且把她称作那位母亲的朋友——来看路易丝。她在床上躺了几天，起床的时候变得比以前更加苍白和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位男人出于对她的怜悯，开始医治她身心的病痛。但最后的那次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死于流产的后遗症。

那位母亲至今还活着，活得怎样？只有上帝知道。

当我在房间里观赏这些银器的时候，我回忆起这段故事。也许我出神思考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当时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门口的守卫一直盯着我看，害怕我会偷走什么东西。

我向这位忠于职守的人走去，他已经被我搞得心神不安了。

“先生，”我对他说，“请问这房子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认识也见过这位姑娘。

“什么？”我对守卫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三个星期前。”

“为什么让别人参观这里的房间？”

“债权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加拍卖的价钱。大家可以事先看到衣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

<sup>①</sup> 指巴黎某教堂中的一座雕像，是一位表情哀怨的妇女头像。



## 相关链接

顾客。”

“那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她欠了一大笔债呢。”

“那拍卖的钱够不够还债？”

“恐怕还有多余。”

“那多下来的钱怎么处理？”

“归她的亲属。”

“她还有家吗？”

“好像有。”

“谢谢你，先生。”

守卫似乎对我的来意感到放心，他向我道别，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感叹着。她死得肯定很惨，因为在她那种人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的时候才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来。

许多人可能认为我的同情心是可笑的。但我对烟花场中的女人始终是同情的。我认为这种同情是应该的。

有一天，我到警察局去领取护照。我看见附近的一条马路上有一位姑娘正被两名宪兵带走。我不知道这姑娘犯了什么罪，只看见她痛哭流涕地与只有几个月的孩子吻别。她的被捕拆散了这对母子。从这天开始，我再也不轻易地看不起女人了。

## 二

拍卖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与拍卖之间留了一天时间，好让地毯商将屋子里的帷幔、窗帘拆走。

当时，我刚刚从外地旅行归来。在充满各种消息的巴黎，一个人回到首都，我的朋友总是要告诉我一些重要的新闻。但他们并没有将玛格丽特去世的消息告诉我。这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十分美貌，但这种女人生前讲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死后就越是变得无声无息。她们就像太阳光，每天升起又落下，不声不响，无声无息。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命归黄泉，她们的情人几乎同时会得到她们的死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情人们相互间关系亲密得很。他们会互相回忆起几件关于她的往事，随后各管各地照旧生活下去，甚至连眼泪都不会掉一滴。

今天，对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的眼泪变得十分珍贵，决不会轻弹。最多只对他们的父母双亲哭上几声，算是对父母亲过去曾经出钱抚养过他们的报答。



至于我本人，虽然玛格丽特哪一件遗物上都没有我姓名开头的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使我对她的死沉思了很久，也许她并不值得我对她的思念。

我记得以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经常见到她，那里她是每天必去的，坐的是用两匹漂亮的栗色骏马拉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我当时就注意到她与那一类人有点与众不同，再加上她那独特的风姿，更使她显得超凡脱俗。

这些苦命女人出门的时候，一般都有人陪伴着。

男人们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分开他们与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而她们这种女人又害怕孤单，所以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陪伴者有些境况不如她们，没有自己的车子，有些是人老珠黄再也无法风流的老妇人。有了这些陪同的女人，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位马车女主人的身世详情，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她们请教。

但玛格丽特与她们不同，她每次来香榭丽舍都是独自一人，坐在车子里，尽量不引人注目。她冬天裹一条开司米披肩，夏天穿一身朴素的衣裙。在那条她喜欢的街上散步的时候，尽管有许多熟人，她偶尔也对他们微微一笑。这微笑只有他们才能觉察，而且这是一种只是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

她也不像她那些同行，她们以前或现在喜欢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布洛涅森林。<sup>①</sup>在那里，她下了马车散步一小时，然后再次登上马车，疾驰回家。

我曾经亲眼目睹的这些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对这位姑娘的死感到惋惜，就像人们对一件美妙的艺术品的毁灭表示惋惜一样。

我从未见过像玛格丽特这样美丽动人的女人。

她的身材颀长，苗条得稍稍有点过分，但她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略加修饰就把这种造化的疏忽完全掩盖过去。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披肩，两边露出绸裙宽宽的镶边，厚厚的暖手笼里藏着她的双手，紧贴在她的胸前，手笼四周的褶裥做得十分精巧，无论用怎样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都是无可指摘的。

她的头长得很美，可以说是绝妙的艺术珍品。小巧玲珑的头部，就像缪塞<sup>②</sup>所说的那样，仿佛是她的母亲精心塑造出来的。

在那张难以描绘出其妩媚的鹅蛋脸上，嵌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眼睛上盖着长长的睫毛，当眼睑低垂时，给玫瑰色的双颊投上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的鼻子挺拔灵秀，鼻孔微张，仿佛是对情欲生活的一种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嘴巴轮廓分明，红唇微开，露出一口洁白如奶的牙齿；皮肤就像未经用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

<sup>①</sup> 布洛涅森林位于巴黎郊区，是一处游乐胜地。

<sup>②</sup> 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



## 相关链接

3. 这时候，舞台后部的云散开了，爱神出现了。娜娜，对于她这个芳龄十八的女子来说，个子未免显得太高了，体格显得太壮了。她身穿女神的内衣，长长的金发自然地披散在肩上，她泰然自若地走向台口，向观众嫣然一笑，然后，她开始唱起主题歌：

“黄昏时分，爱神在徜徉……”

衣。这就是这张妩媚动人的脸所给人的大体印象。

黑得像墨玉似的头发，不知是出于天然还是精心梳理，波浪一样地鬈曲，在前额分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耀着两颗钻石，每一颗的价值在四千到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的生活热情放荡，但为什么她脸上的表情像处女，甚至有点稚气？这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肖像，这是维达尔<sup>①</sup>的作品。也惟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动人。玛格丽特去世之后，有几天时间，这幅画在我手边。这幅肖像画得如此惟妙惟肖，我将它作为参考，弥补我记忆中的不足之处。这一章节中的某些细节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现在就把它们写了出来，以免后面开始讲述这个女人身世的时候再回过头来重新提起。

凡是剧本的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是必到的。她每天晚上不是上剧院就是参加舞会。只要有新的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找到她。她随身总是带着三样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这三样东西都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杆上。

每个月中的二十五天，她带的茶花是白色的，另外五天是红色的。没有人知道茶花颜色的不同意味着什么。我提到这一点时也无法说清楚其中的原因。她常去的那几家剧院的常客以及她自己的朋友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而且玛格丽特从不带其他的花，除了茶花之外。因此，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人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她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叫开了。

此外，我还知道，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圈子里的人一样，玛格丽特曾经做过许多花花公子的情妇，她自己并不隐瞒这一点，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这说明情夫情妇之间相处得可以。

但是大约在三年前，据说有一次她从巴涅尔<sup>②</sup>旅行归来，从此她就只和一个古怪的老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个老公爵非常有钱，他想让玛格丽特与过去的那种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答应这样做。

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这样告诉我的：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脸色不好，医生劝她到温泉地去治疗，于是她就来到巴涅尔。

在那里的病人中间，有一位是公爵的女儿。她与玛格丽特不但生着同样的病，而且长得十分相像，人家简直以为她们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病已经到了肺病的第三期。就在玛格丽特到达温泉地之后不久，她就命归黄泉。

公爵在女儿去世后没有离开巴涅尔，就像人们不愿离开埋葬着自己亲人的地方一样。

① 维达尔(1811—1887)：法国油画家。

② 巴涅尔：法国有名的温泉疗养胜地。



天早晨，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公爵看见了玛格丽特。

他以为自己看见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他向玛格丽特走去，握住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抱住她。他甚至也不问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并像爱他女儿的替身那样去爱她。

玛格丽特单身一人在巴涅尔，随身只带着女仆，再说她也不怕名声受到什么影响，就答应了公爵的要求。

当时在巴涅尔有人是认识玛格丽特的，他们专程去看望公爵，把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这对老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的女儿毕竟不是玛格丽特。但这已为时过晚，这位年轻的妇人已经成为他心灵上的安慰，简直成为他赖以生存下去的惟一慰藉。

他一点没有责备她，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问她是否能改变她的生活。作为这种牺牲的交换条件，他愿意给她补偿，她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她答应了。

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病中。对她来说，过去的生活是她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还希望上帝因为她的悔过自新而赐还给她美丽和健康。

实际上，到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以及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她基本上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伴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他还是像在巴涅尔一样，继续去看望她。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别人并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于是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以前公爵是个出名的富翁，而现在却挥金如土而名噪一时。

人们把老公爵与少妇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归咎于老人的荒唐，这在有钱的老人身上是常见的毛病。人们猜测甚多，却并不知其中真情。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的感情、动机十分纯洁，除了跟她有着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的关系对老公爵来说都意味着乱伦，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的话。

但我们也不要抬高了我们的女主人公，以为她真的就此改变了从前的生活。我们将会提到的是，当玛格丽特在巴涅尔养病期间，她对公爵的承诺是不难做到的，而且她也是遵守诺言的；然而一旦回到巴黎，这个习惯于放荡生活、饮酒、跳舞、作乐的姑娘立刻就感到孤寂、沉闷得要死。公爵定期去看望她并不能解除她的寂寞。她过去那种热情奔放的生活气息同时占据了她的头脑和心灵。

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玛格丽特从温泉疗养回来之后显得从未有过的娇艳动人，她正当二十妙龄。她的病情虽未根治，但已有所好转，使她不断产生狂热的欲望，这也往往是肺部炎症产生的结果。

公爵的朋友说他和姑娘的来往有损他的名誉，所以他们一直在监视姑娘的行动，好抓住她行为不端的证据。有一天，他们跑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说，玛格丽特在肯定公爵不去看



## 相关链接

4. 全场观众都把目光转向他，原来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逃学的中学生，一双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一看见娜娜，金发下的面孔就兴奋起来。他看见大伙的目光都盯着自己，顿时变得面红耳赤，不禁为自己无意识的高声嚷叫而羞愧。达盖内坐在他的旁边，笑着打量他，观众都笑起来，仿佛心情平静下来了，再也不想吹口哨了；而那些戴白手套的年轻先生们，也被娜娜的线条迷住了，个个神魂颠倒，鼓起掌来。

她的日子里接待了客人，而且客人在她家里过夜。公爵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痛苦。

当公爵去盘问玛格丽特时，她向公爵招认了一切。她还坦率地劝公爵今后不必再照顾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好意。

公爵有一个星期不曾露面，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第八天，他跑去请求玛格丽特仍旧与他保持往来，而且答应一切听她自主，只要能够见到她，而且他还向她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之后三个月的事情，时间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

###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来到昂丹街。

从大门外面，就可以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叫喊声。

满屋子都是好奇的人。

所有烟花巷里的名妓都到场了。有几位贵妇人在偷偷打量她们。这些贵妇人又一次利用拍卖的借口来到这里，就是想从近处看看这些她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女人，但也许心里却在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生活。

F 公爵夫人紧挨着 A 小姐，这位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的苦命人；T 侯爵夫人正在犹豫不决要不要把 D 夫人拼命抬价的家具买下来，D 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出名的淫荡女人；那位 Y 公爵，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他的收入多得花不完，他一面和 M 夫人聊天，一面又和 N 夫人眉来眼去地调情；M 夫人是位才华横溢的讲故事能手，她经常想把她说的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名字；N 夫人是位漂亮女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兜风，她穿的衣服不是粉红色就是天蓝色，她的马车前面是两匹高大的黑马，托尼<sup>①</sup>卖给她的时候要价一万法郎，她却如数照付；最后还有 R 小姐，她仅仅靠自己的才能就使自己的财富成倍增长，使那些依靠嫁妆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以及那些靠爱情的女人都感到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还是赶来参加拍卖。盯着她看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场的许多人的缩写字母来，他们在这里相遇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奇，但我怕厌烦了读者，就不再一一介绍。

我们要说明的只是所有的人都发狂似地高兴，其中不少女人都认识死者，但没有人对她表露出怀念的感情。



人们高声嬉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喊叫，坐在拍卖桌前的商人们拼命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静静地做生意。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混乱嘈杂的拍卖会。

当我想到这位可怜的女人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悲惨地死去，而现在为了清偿债务又在拍卖她的家具物品，我心中感到万分凄凉。我默默地混迹在这杂乱的人群里，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毋宁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注视着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物品拍卖的价格超过他们的期待时，他们的脸上就流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那些利用这个女人的卖淫搞过投机的人，那些在她身上榨取过那么多好处的人，那些拿着印花借据在她弥留期间逼过债的人，那些在她死后来收取盘算精明的账款以及高利贷利息的人，这些人可是正人君子啊！

难怪古人都说，商人和强盗拥有同一个上帝。这种说法是何等有道理！

衣裙、开司米披肩、各种首饰以想像不到的速度被卖掉了，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我一直等待着。

突然，我听见叫喊声：

“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切口烫金，书名《曼侬·莱斯科》<sup>①</sup>扉页上写有几个字。十法郎。”

“十二法郎。”相当一段时间的冷场之后，有人喊。

“十五法郎。”我说道。

我为什么接口？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为了书上写着的那几个字。

“十五法郎。”拍卖估价人重复喊道。

“三十法郎。”最初提价的那个人又开价了，那口气似乎是对别人的加价表示不满。

这下子就竞争开了。

“三十五法郎！”我也没有好气地叫道。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我承认，如果我是为了引人注意的话，我的目的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因为这本书的拍卖过程中，周围变得鸦雀无声。人家都盯着我看，想弄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得到一本书。

我最后那次报价的口气似乎压倒了我的对手。他放弃了与我的竞争。而这场竞争使我为了这本书付出了高于原价十倍的代价。我的对手对我欠了欠身，十分和气地对我说，尽管太晚了一点：

<sup>①</sup> 法国神父普雷沃的代表作，写于1731年，是一部恋爱小说。


**相关链接**

“我让了，先生。”

没有人再说什么，那本书就归了我。

我这时正担心我的自尊心会使我变得十分固执，而我的钱包却并不充裕。我让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将书留在一边，就退了出来。当时在场的人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可能在想我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为了一本在别处用十法郎或者最多十五法郎都可以买到的书要付出一百法郎。

5. 娜娜趴着睡觉，两只赤裸的胳膊抱着枕头，睡得发白的脸埋在枕头里。整套住宅里，只有卧室和盥洗室两个房间经过本区一个装潢工人精心装潢过。一道熹微的光线从窗帘下射进来，照亮了卧室内的红木家具、帷幔和罩着锦缎套椅子，锦缎的底色是灰色的，上面绣着一朵朵大蓝花。在这间沉睡、空气湿润的房间里，娜娜突然醒来，仿佛感到身边空空的，顿时大吃一惊。她瞧瞧枕头旁边的另一只枕头，在镂空花边枕套中间，还留下人头压陷了的痕迹，她用手摸摸，还有点热呢。随后，她用一只手摸索着，揿了一下床头的电铃。

一小时之后，我派人去取来了那本书。

在书的扉页上，有一行清秀的羽毛笔写的题词，是赠书人的笔迹。题词只有几个字：

曼侬对玛格丽特——惭愧

下面的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

这“惭愧”两字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这位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意见，曼侬会承认在生活放荡方面或者在内心感情方面玛格丽特比她要更加高明吗？

后一种解说似乎更接近实际，因为前一种解说唐突无礼的，不管玛格丽特对自己看法如何，她是不会接受的。

我再一次出了家门。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又拿起这本书。

显然，《曼侬·莱斯科》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其中的每个细节我都熟悉。但每次拿起这本书，我对这本书的亲切感总是吸引着我。我打开书本，普雷沃神甫塑造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再次出现在眼前，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她的形象被描绘得如此逼真，仿佛我真的见过她本人似的。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将曼侬与玛格丽特进行比较，使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吸引力，出于对这位可怜姑娘的怜悯，几乎可以说是喜爱，我对她的宽容与日俱增。这本书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曼侬是在荒野中死去的，但她死在全心全意挚爱她的情人的怀抱里。她死后，她的情人为她挖了墓穴，在她身上洒下了多少眼泪，他的心也随她一起葬入了坟墓。而玛格丽特呢，虽然与曼侬一样一身罪过，也有可能像曼侬一样改过自新，但正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她是死在豪华的环境里，死在她生前的那张床上的。但是她的心中却是一片荒野，比起曼侬葬身其中的荒野，显得更加冷漠，更加荒凉，更加冷酷无情。

据我从了解她生前最后境况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玛格丽特在临终前那漫长且痛苦的两个月中，没有一个人走到她的床边去向她表示过真正的安慰。

从曼侬和玛格丽特身上我又想到我所认识的其他一些女人，我曾经看着她们唱着歌向着几乎永远不变的死亡的结局走去。

可怜的女人们！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的话，至少也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同情见不到光的瞎子，同情听不见大自然和谐之音的聋子，同情从来没有能表达自己灵魂之声的哑巴；然而出于一种羞耻的借口，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种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使得那可怜的受苦女人要发疯，也正是这些残疾使得她无可奈何地见不到善



良,听不到上帝的福音,也讲不出爱情与信仰的纯洁语言。

雨果创造了玛里翁·德洛姆。<sup>①</sup>缪塞创造了贝尔纳兰特。<sup>②</sup>大仲马创造了费尔南特。<sup>③</sup>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曾经对烟花女子奉献过他们的慈悲;有时某个伟人也会用他的爱心,甚至用自己的姓氏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在这些要读我这本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可能已经打算把这本书抛开,因为他们担心在这本书里会发现对放荡与卖淫的辩护,而本书作者的年龄显然更容易使人产生这种顾虑。我希望这些人不要误解,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点,我请他们还是继续读下去。

我只相信一条简单的原则:对于没有受到善的教育的女人,上帝总是向她们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通向痛苦,另一条通向爱情,两条道路都是艰难的。在这两条道路上,她们走得两脚流血,双手破裂;但与此同时,她们在路途的荆棘丛中留下了罪恶的花环,赤身裸体地抵达终点,而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必脸红。

遇到这些勇敢的跋涉者的人都应该支持她们,应该向世人说他们曾经遇到这些女人,因为说出这件事情的同时也就等于指明了道路。

所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以为只要在人生的入口处竖起两块牌子,一块是告示,上写“善之路”,另一块是警告,上写“恶之路”,然后向那些走过来的人说:“选择吧!”而是必须像基督那样,要对那些受到周围环境诱惑的人指出从第二条道路通向第一条道路的途径,特别是不能让这段开始的路太艰难,显得无法接近。

基督教义中关于浪子回头的美妙比喻,就是劝我们对人要宽容为怀。耶稣对那些受到人类情欲伤害的灵魂充满了爱心,他喜欢包扎他们的伤口,涂上治疗伤口的香膏。他对玛特莱纳<sup>④</sup>这样说道:“你因为爱得多,因此将获得宽恕。”崇高的宽容应该唤起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比上帝更严厉呢?这个世界为了使人相信它的强大,变得毫无宽容之心,我们却顽固地坚持这种意见。为什么我们要抛弃那些伤口流血的灵魂呢?从伤口里流出病人的血污,如同他们过去的罪恶,他们只等待着一只友善的手去包扎他们的伤口,去安慰他们的心灵。

我要向与我年龄相同的一代人发出呼吁,向那些伏尔泰<sup>⑤</sup>先生的理论对他们已不再发生作用的人呼吁,现在善与恶的科学已经得到一致公认,信仰已经重新确立,我们又恢复了对神圣事物的尊敬。现在的世界即使不能说尽善尽美,至少它已变得更加美好。所有有识之士的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一切伟大的意志都遵循同一个原则:我们要善良,我们要年轻,我们要真实!恶只是一种虚荣,我们要以善为骄傲,特别是我们不能丧失信心。让我们不

<sup>①</sup> 玛里翁·德洛姆:法国大作家雨果作品中写的一个妓女。

<sup>②</sup> 贝尔纳兰特:法国作家缪塞笔下描绘的一个妓女。

<sup>③</sup> 费尔南特:法国大作家大仲马作品中写到的一个妓女。

<sup>④</sup> 玛特莱纳:由耶稣的力量改变的一个罪人。

<sup>⑤</sup> 伏尔泰:法国有名的作家、哲学家。



## 相关链接

6. 接着，两个女人就一本正经地聊起来。娜娜欠了三期房金，房东扬言要扣押她的财产。另外，她还有一大群债主：一个马车出租人、一个洗衣妇、一个裁缝、一个卖煤的，还有其他人。他们每天都来，来了就坐在前厅的一张长凳上不走。她最怕的是那个卖煤的，他上楼梯时就大声嚷叫。但是，娜娜最伤心的事还是她十六岁时生的男孩小路易，她把他留在朗布依埃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请一个奶娘照管。奶娘要她付三百法郎才肯让她把小路易带回来。上次她去看望孩子后，大发母爱之心，头脑里产生一个想法，还清奶娘的账，把孩子放到住在巴蒂尼奥勒的姑妈勒拉太太的家里。这样，她随时都可去看孩子，可是她现在不能实现这个计划，感到非常失望。

要歧视那些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女儿，更不是妻子的女人。让我们不要减少对家庭的尊重，对自私的宽容。既然上天对一个罪人的悔过自新比对一百个从不犯罪的正直人更感到高兴。就让我们这样来讨上天的喜欢吧，上天会加倍奉还给我们的。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给那些被人间欲望所葬送的人们留下宽容吧，有可能神圣的希望会拯救他们。就像那些好心的老婆婆在劝人服用她们的药方时所说的：即使没有好处，也不会有坏处。

诚然，要从我提出的细小的主题中去推断出这么伟大的结论，我显得真有些胆大妄为。但我相信小中见大这个道理：孩子虽然幼小，但他是未来的成人；脑子虽然狭窄，但它隐藏着丰富的思想；眼珠更只有一点儿大，但它可以看到辽阔的远方。

## 四

两天之后，拍卖全部结束，一共得到十五万法郎。

债权人分掉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其余的钱由死者的家属，她的姐姐和一位外甥继承。当公证人写信给她姐姐，告诉她得到五万法郎遗产时，她惊奇得目瞪口呆。

这位年轻的姑娘已经有六七年没有见到她的妹妹了，自从她的妹妹有一天突然失踪之后，她和家乡的其他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的消息。

她匆匆地赶到了巴黎。认识玛格丽特的人感到十分惊奇，他们看到玛格丽特唯一的遗产继承人是个胖胖的美丽的乡下姑娘。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

她顷刻之间发了大财，却不知道这笔意外的钱财究竟是怎么来的。

后来别人对我说，她重新回到了乡下。妹妹的去世使她十分悲伤，然而她把这笔钱以四分五厘的利息存入银行，这使她的痛苦得到了补偿。

巴黎是奇闻逸事的发源地，上述这些情况反复被人传说，后来也就被人渐渐淡忘。连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我是怎样参与过这些事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新的一件事。它使我了解到玛格丽特一生的历史，其中的情节是如此动人，使我产生了写出这个故事的愿望。现在我就来写下这一个故事。

那所住宅里的家具全部卖空，重新招租三四天之后，一天早晨有人来到我家。

我的佣人，或者确切地说是我的看门人兼佣人跑来开门，给我送来一张名片并告诉我说，投递名片的人想见我。

我看了一眼名片的名字：阿尔芒·迪瓦尔。

我努力回忆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于是想起了《曼侬·莱斯科》这本书的扉页。

送书给玛格丽特的人找我干什么？我叫佣人立刻请他进来。

我见到的是位金色头发的年轻人，个子高大魁梧，面色苍白，穿一身旅行装，看来有好几